

說部叢書

第二十六集
編三十六第

醒世小說

雪花圍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酬世文東指南

東帖程式凡
二百數十種

四角

日用須知

凡百餘種
皆切實用

五角

衛生治療新書

凡防病治病
法無不詳

一元

廢止朝食論

合於生理學及
長壽不老原理

六角

因是子靜坐法

方法簡便等
生理心理

三角

世界大事年表

自黃帝甲
至民國三

八角

五彩歷史掛圖

五千年分
勢瞭如指

五角

中外度量衡幣比較表

種目一元

百八陰陽歷對照表

自注
至民 種目一元

密碼電報書

附錄電局地名章
報價及詩韻目錄

一角

增訂中國旅行指南

重要都
埠無不具備

五角

增訂上海旅行指南

載旅館舟車
遊覽娛樂等

五角

西湖遊覽指南

各景插圖有
三十九幅

四角

交通必攜

輪船鐵路郵電各
項情形無不詳備

角半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十九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一日初版發行

(雪花圍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著原 著者
人譯 譯者

俄國托爾斯泰
雪 有 模 市

發行人

上海棋盤街中市

印刷人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鮑 咸 昌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完全華商商務印書館

(製)

(自)

學 校 儀 器 文 具

本館總發行所自新屋落成後。推

廣營業。特爲 學界諸君 便於

採購 儀器文具起見。增設

發售儀器文具處 凡大

中小 各級學校師範實

業 等學校。應用理化、器械、藥品、

人體、動、植、礦、物 標本模型並

音樂、測量、繪圖、體操、各種器

具 與夫校中必需之墨水、

墨汁、墨膠、紙張、粉筆、

暨幼稚園恩物 等類。無不

全備以副 顧客之盛意。倘

蒙 採購 價目格外克己

(製)

(精)

文 房 用 品

本館爲諸君購採 文房

用品 便利起見、聘請名

手、精選上等原料、督製仿

古、及新式各種 信箋信

封、又仿製湖筆徽墨

等、廉價發售 所有各

貨、花樣新奇、品物

精美 較別家發售者 迥

然不同 倘蒙 惠顧、無

論 躉批零售 一律歡

迎、在外埠者、可直接函購、

或就近向本分館購置亦

可、諸祈 公鑒、

雪花園

(一)

千八百七十一年冬間。俄皇尼古拉誕辰之翌日。天色沉沉。大地冪冪。雪花飄飄。風聲淅淅。飛鳥伏於巢。走獸藏於窟。馬牛隱於櫪。雞犬匿於欄。人無老幼壯弱貧富貴賤。莫不挾纊圍爐。度此一日。一年之光陰。雖昨爲聖誕。百姓理宜赴教堂頂祝。赴者亦曾無多人。然使非適逢令節。則茫茫宇宙。直謂之爲窳窳墟墓。無不可也。嗚呼。吾人生於懷列淒慘之俄羅斯。誠不幸哉。雖然。又烏知非彼蒼故使吾人殺其如火如沸之慾。而歸於清淨寂滅之林乎。

有瓦斯里安德列蒲律舒哦。以下簡稱者。以商界紳董兼教堂理事。赫然村中大人物也。是日開瓊筵。宴朋親。慶國典。蓋禮法宜然。不容忽略者也。然而瓦斯里對客無以飲酒無味。其坐也如芒在背。其語也如梗在喉。衆賓見主人如此。酒未數巡。即

索然而散。席終。瓦斯里喃喃自語曰。計定矣。行矣。不如是則寶庫落他人手矣。遂命僕駕車。

瓦斯里者。孳孳爲利之徒也。經營財產外無思想。弋獲金錢外無希望。持籌握算。日無虛晷。數月前。曾與業主某議購哥利亞森林。業主年少。視祖若父。血汗物不甚惜。僅取一萬盧布之代價。瓦斯里猶嫌其昂。意謂森林在本州。州中惟我獨富。此外無力能購之者。則此業在我掌握。特早晚間事耳。不料消息傳來。謂城中林商。擬如價購之。議且定。行交易矣。瓦斯里聞而愀然。妒忌心與競爭心。同時並起。故當宴會之中。卽左右思維。將欲免他人奪購乎。非立往與業主交易奚可乎。天時雖惡。奚暇計乎。此數語。輾轉於其方寸中。直至席終始已。

其時家中僮僕。未酣醉者。惟尼起打耳。瓦斯里遂命之駕車。此僕酷嗜酒。平時縱飲無度。囊罄而後。卽大衣長靴。悉以換酒。一旦頓悟其非。誓易前轍。至聖誕日。不飲已兩閱月矣。是日雖值佳辰。酒香撲鼻。衆人飲興如狂。而彼曾未一勺入口。其堅心有

足多焉。殆亦勤慎人也。年屆五旬。猶奉職如壯歲。略無懈志。體力智能。儕侶罕匹。性尤和易可悅。以故凡爲其主者。罔不重之。雖然。玉不能無瑕。人不能無疵。以如是良善難得之僕。而生有酒癖。當其豪飲時。典賣衣履。固無論矣。最可厭者。則酒後與人爭鬪。始而口角。繼以拳打。以是往往爲人斥逐。數十年間。易主且半百焉。瓦斯里亦嘗逐之數次。特旋復用之耳。其所以復用之者。一以其賦性忠直。二以其善待牲畜。有特別溫存周到之情意。三以其工價賤。通例僕役工金。無少於八十盧布者。惟瓦斯里所與尼起打者。則僅及其半。且時以貨物配現金。擬價極高。故實際上。尼起打所獲。猶不出四十金也。

尼起打家有一妻一子二女。妻名馬芝。年少時姿色絕佳。資質亦不凡。與某桶匠。結不解緣。廿載於茲矣。尼起打心雖知之。無可如何。惟有乘酒酣耳熱之餘。歸而撕毀其衣物首飾。以洩恨而已。其工金恆由馬芝領用。聖誕前二日。瓦斯里給以五盧布。且謂尼起打曰。以前工金業支訖矣。果困厄至極者。尙可預移若干。以濟燃眉。吾匪

他人未始不可以通融也。若在他入。則尅扣有之。苛罰有之。蒙混有之。然吾乃正人。豈爲此乎。尼起打聞而微哂。實則瓦斯里所應給彼者。尙在二十金以上。特以身爲人下。若一旦與之計較。或竟因而歇工。將於何地再覓噉飯處乎。遂隱忍吃虧。從容答曰。汝之大德。吾寧不知。吾惟有死力奉職而已。

嗚呼。讀者諸君於此一主一奴之爲人。大略可見已。

是日。尼起打奉命駕車。心殊欣悅。疾步赴車室。取轡頭。轡頭上繫一鈴。聲瑯瑯然。尼起打且搖鈴。且行。行進馬廐。廐中有一馬。身材居中。馬色深紫。故名曰紫馬。二額微白。容色煥然。瓦斯里最所愛悅者也。覩尼起打進。仰首而嘶。聲頗低弱。尼起打曰。汝倦耶。得無渴乎。吾將飲汝以水。紫馬領之。遂隨尼起打徐行至井傍。

飲水已。尼起打牽之行繞大院。一周。時院中有一男子。乃女庖之夫。是日來此度佳節者也。尼起打呼之曰。朋友。能助我駕車乎。男子答曰。可。惟將駕何車。紫雪車耶。抑小者也。尼起打曰。煩汝一往詢之。男子諾。趨入內室。俄奉命返。則云駕小雪車也。其

時尼起打已加頸圈於馬頸。馬衣亦裝束安。遂牽馬至車室。以車韉加馬背。馬覺反奔。張口作噬人狀。其意似弗欲受駕外出者然。兩人合力強之。始就駕。復取芻秣飼之。尼起打徐曰。得汝助力殊多。吾謹謝汝言已。俛車僦而坐。手執韉。曳馬行。紫馬至此。亦奉令維謹無如何也。

時有一童子。年甫七齡。身著半截黑皮衣。足穿新白氈履。首戴皮冠。從門內走廊趨出。手扣衣鈕。且呼曰。尼起打伯伯。小伯伯。讓吾登車乎。尼起打莞爾應之曰。小鴿子。意指易受哄騙之孩來。吾聽汝登車。言時。絜主人子坐其身畔。再取道赴大門。

時爲午後三句鐘。天氣沍寒。刺人肌骨。寒暑表降至十度。門外狂風挾雪。由屋頂拋諸牆角。厥狀如旋輪然。瓦斯里口銜小雪茄。身服羊毳服。束厚帶於腰。自內室出。足踐階前雪。鏗鏘作響。其臉際除髭鬚外。咸修飾淨盡。故畏風逾恆。二頰匿高領中。植立門首。忽望見其子已坐車中。吃吃而笑。不勝忻然。語曰。哈哈。頑童已登車乎。

隨瓦斯里而出者其妻也。顏容淡白。體格清瘦。懷孕在身。首與肩咸爲蘇格蘭羊毳

大衣包覆。惟露其視官。怯怯然睨物而已。甫行抵門首。幾爲烈風吹仆。遂倚閭而立。語曰。噫。吾夫。天時何如是其惡耶。吾意勿行爲佳。室外且如此。野外可知矣。究以勿行爲佳。俟天色稍霽。然後命駕。未爲晚也。瓦斯里聞言。赫然震怒。大聲曰。婦人何知。吾豈爲遊玩去耶。以寶庫故耳。哥利亞森林出息至厚。得之立致鉅富。然今日苟不與業主交易。行見爲人所奪耳。爾婦人何知耶。妻聞言。體微顫。不敢再作聲。已復曰。然則夫子行矣。惟須攜尼起打同行。吾言誠也。瓦斯里弗答。其妻復發其沈哀之音。曰。銀券已攜未。吾觀天時作惡。漸趨漸甚。噫。吾夫。必須……（言未畢）瓦斯里微掀其脣。厥狀類待遇賣主或買客者然。曰。予。予何人斯。將謂予弗諳道耶。非有嚮導不可耶。婦默然。

已而尼起打停車門首矣。婦復進最後之勸諫。語時。眼眶作紅。似爲淚珠將出之表示。曰。夫子其聽妾言。究以攜尼起打同往爲善。望天主保佑。一路安康。噫。天時何尙如是其不佳耶。飄飄之雪。何弗止耶。烈風何弗易爲和緩耶。瓦斯里聞言。歎曰。咳！

旋又默然無語。蓋其時瓦斯里漸覺風聲如虎嘯。如獅吼。可畏可駭。故其堅似鋼鐵之心。亦且化爲繞指柔矣。

尼起打欣然詢曰。如何。須我隨行否。果須我者。吾立即預備。復面主婦曰。惟我離家後。須人飼馬耳。主婦曰。必然。此事吾自關心。吾將命舍孟司之。尼起打復詢主人曰。瓦斯里究如何者。瓦斯里嘿然。惟睨尼起打所著衣履。見其肩部孔穴甚多。襪亦破敝不堪。深染油膩。足上肉色。自裂縫透露。因謂之曰。如老嫗。此俄鄉民對他人稱其妻之慣號言。獨汝須稍加禦寒之衣耳。

其時女庖之夫。尙立院中。尼起打呼之曰。朋友。汝來守馬。語未畢。小童即自衣囊中出其朱手執韁。且曰。吾守之。

瓦斯里冷笑曰。汝往著衣。勿延時也。尼起打曰。瓦斯里小爸爸。俄頃即來。言已。飛奔而去。入木屋後。急從壁上取土耳其皮服。著且語曰。吾隨主人外出也。時女庖人方在屋中午寢。且爲其夫預備湯罐。見尼起打至。亦起寢著衣。尼起打曰。汝行與爾主

人意指其夫圍爐覓樂趣乎。樂哉汝也。言時。加手衣於手。女庵曰。履太敝矣。盍易之。尼起打略思答曰。噫。將安所得履乎。遂歎息而出。

主婦覩尼起打至。詢曰。汝猶寒否。尼起打曰。不寒矣。且覺溫矣。答已。取乾芻置雪車前部。爲覆足用。同時置馬鞭於乾芻中。蓋良馬原無頻鞭策也。

其時瓦斯里已安坐車中。身著二重皮服。手執馬韁。俟尼起打料理既妥。卽曳馬前進。尼起打登車。坐車前部之左。兩足向外。

(二)

良馬拖雪車而行。步履殊輕捷。足著厚底冰履。踐踏道上積雪。其聲鑼鑼。時則小童亦穿冰履。力挽雪車後身。瓦斯里大聲叱曰。狗兒。汝胡爲。吾撻汝矣。因呼尼起打曰。與我以鞭。童聞言。一躍而下。

此地名克里滴。居民甚稀。屋宇尤少。車行未久。且不見一屋。但見雪花大於掌。瀰漫空際。隨風飄蕩。左旋右轉。馬蹄踏處。瞬息卽填積如初。風勢厲烈。迥非室中人所逆。

料恆由車左猛吹。勢如山崩泉湧。莫可遏抑。又如驚濤駭浪。排蕩而來。人避無從。避馬頸中剛鬣。受屈而彎。與馬尾方向相逆。尼起打之高領。緊貼頰鼻間。如裊糊然。紫馬雖阻於風雪。不能疾馳如意。然亦無踟躕狀。瓦斯里大悅曰。今日苦彼矣。若平時則區區道途。不足論也。吾昔嘗偕彼赴波舒滴。僅歷半小時。卽至矣。尼起打曰。誠千里馬也。

此時瓦斯里興致頗豪。以爲寶庫目的。轉瞬卽達矣。遂笑謂僕曰。吾意爾妻此時方與酒酣耳熱之桶匠。圍爐絮絮談情話矣。時值飄風過耳。尼起打未聞所語。詢曰。汝何言。瓦斯里重述之。尼起打忸怩不寧曰。吾不理此。天主苟赦彼輩。吾復何言。瓦斯里又曰。汝不嘗云欲購耕馬乎。尼起打欣然曰。然。瓦斯里曰。若然則布苛士尼名馬正合汝用矣。汝苟願之。吾當廉取其值。尼起打笑曰。需值幾何。瓦斯里曰。二十五盧布。不謂廉乎。吾乃商界紳董。大公至正。寧有欺人者乎。言時。聲極高。其神色如待遇賣主及買客者然。尼起打笑而不答。實則布苛士尼爲一羸馬。推瓦斯里之意。苟有人

易以六七盧布。願已足矣。今乃向僕人索價至二十五盧布。謂爲無欺。誰則信之。

二人嘿然者可半時許。行抵三叉路口。此間有二道。咸可達所往之地。從嘉拉滅禍而行。道上有浮標可作標誌。然而極長。若直行則道上無浮標。縱有之。亦敝朽已甚。然爲途殊短。瓦斯里曰。汝意如何。將直行耶。抑從嘉拉滅禍也。尼起打沉思半響。徐曰。究以嘉拉滅禍爲宜。此道安穩無虞。瓦斯里曰。吾意不然。第直向前行。卽跋登山道。以吾經之。亦猶康莊耳。其遂直行乎。尼起打曰。隨汝決之。

瓦斯里遂揮馬前進。行半俄里。

約一千零六十碼

後轉左。轉角處有一小橡樹。此時風勢

逆面而來。白雪自上而降。瓦斯里光滑之面。爲厲風直撞。紅暈飛漲。短鬚莽如亂絲。尼起打則已入黑甜鄉中。自尋樂趣。風勢雪意。匪所問矣。已而恍聞主人呼聲。遽然驚覺。詢曰。如何。汝何語耶。瓦斯里弗答。諦視馬背上汗流不已。尼起打復詢曰。如何。汝果何語者。吾乃未之聞。瓦斯里憤且怒。摹尼起打詢詞曰。如何如何。浮標不見矣。失道矣。尼起打曰。若是則停車於此。容吾察之。言已一躍而下。從乾芻中取馬鞭。向

其所坐方向前進。

積雪沒膝。尼起打狀殊踟躕。且行且以鞭試探。俄頃而返。曰。此方無道。或在彼方耳。瓦斯里曰。前面似有黑物。果何物耶。尼起打卽而視之。則田中土堆也。復返雪車。曰。宜轉右。蓋予坐左。風由左來。乃合。瓦斯里惶然不知所措。遂轉向右行。風烈如故。行既久。卒不復得道。尼起打昂然曰。其果失道矣乎。言時。忽覩雪中番薯枯葉。又曰。噫。此何地耶。胡有是物耶。是非楂加里夫之田野耶。噫。嘻。奇哉。瓦斯里曰。汝言謊耳。無是理也。尼起打曰。吾言匪謊。汝弗覩田中枯葉耶。瓦斯里曰。若然。誠失道矣。將奈何。尼起打曰。前進耳。前面或卽爲田主之村莊。

瓦斯里如言曳馬前進。行經曠野中。時見土堆積雪。巋然如陵。時見香草麥莖。挺然植立。時見碧田一片。平平無奇。時而覺由高野下平原。時而覺由原野登山徑。變幻不可紀極。已而覺墮於水窪中。瓦斯里方欲暫止。尼起打大聲曰。勿爾。勿稍停。宜飛越而過。否則陷溺不起矣。

於是前進不已。俄而有黑物現於目前。瓦斯里躍起。語曰。其或哥利亞森林乎。是耶非耶。尼起打曰。頃卽覩之。當是時。瞥見黑物所發現處。隱約有細枝長葉之樹。是蓋柳樹也。尼起打默語曰。旣爲柳樹。其非森林可知。意者或村莊乎。

未幾。聞北風吹枝葉。嗚嗚而鳴。聲至淒楚。令人撫然生悲。已而馬蹄飄舉。前足旣登。後足隨之。此時良馬拖雪車上大道矣。尼起打曰。此何地耶。行前百步間。有穀倉。有屋。二屋之間有小道。遂折向小道前進。則見樓上欄杆。長掛一繩。繩上有紅白汗衫。各一短袴。一短裙。一搖動不已。

(二)

抵村莊後。雪勢雖未少減。氣候已溫暖多矣。某門首有巨獒狺狺而吠。某門首有少婦倚閭而望。瓦斯里愕然曰。斯非克里起懦耶。尼起打曰。然。吾輩偏向左行。故有是錯。今者枉行八俄里之路矣。雖然。由此亦非不可以達哥利亞起懦。僅五里程耳。於是驅車直入村心。時適有一軀體高大之男子。橫道而過。遂相撞焉。男子疾呼曰。

誰歟。已復曰。乃瓦斯里耶。噫。將何往者。瓦斯里初頗疑駭。繼審視知爲依撒。遂語曰。吾往哥利亞起懦。依撒曰。胡經此耶。瓦斯里曰。吾知誤矣。依撒曰。然則就此夜宿乎。瓦斯里曰。不可。前途有急事也。尼起打曰。朋友。此後應遵何道。始不致誤乎。依撒曰。須向後轉。遵大道前進。俟登高原。然後左行。尼起打曰。登高原後。須轉冬道。抑夏道耶。依撒曰。冬道。俟抵彼間。見小樹無數。小樹之後。有一浮標。卽以其時轉道乃合。瓦斯里曳馬使向後轉。時依撒由後呼曰。究以明旦始行爲佳。瓦斯里置若罔聞。行且語曰。相隔五里耳。於是遵小道復登大道。未幾復聞嗚嗚之樹聲。已返曠野中矣。半句鐘後。紫馬忽止步弗前。瓦斯里大呼曰。何也。吾其又爲失路之英雄乎。尼起打時已酣臥。聞言驚覺。展目而視曰。何也。瓦斯里曰。又不見浮標矣。尼起打冷語曰。吾再往尋之。言已。一躍而下。少選復歸。瓦斯里曰。有之乎。尼起打搖首。瓦斯里曰。然則奈何。尼起打曰。試聽紫馬自行。且聽我執韁。

瓦斯里遂以韁交尼起打。尼起打按韁弗動。溫語慰馬曰。聽汝自擇方向。其行乎。紫

馬旋踵而行。行數十分鐘。復覩前途有黑物發現。瓦斯里曰。是非原道乎。是非克里起懦乎。尼起打曰。然。瓦斯里略思半嚮。遂揮馬行向一大屋前。比至門外。謂尼起打曰。汝其款扉。此達打士所居也。

時雪光燦然。照耀牕際。尼起打以手敲扉。卽聞有聲自內詢曰。誰歟。尼起打曰。朋友。吾爲克里滴之瓦斯里。俄而門啓。一翁出。鬚髯盡白。首戴氎帽。身著半截皮裘。隨行者少年。身著紅襯衣。足穿革履。翁曰。辱蒙光臨。瓦斯里曰。大哥。吾失道矣。吾赴哥利亞起懦。適誤至是間。復由是間起程。今又迷途。翁歎曰。噫。乃迷途耶。今且在此止宿。詰朝始行。瓦斯里曰。不可。翁曰。如此厲風狂雪。圍爐猶覺寒寂。汝乃無所畏懼耶。瓦斯里曰。要事在前。萬難濡滯。雖有大河深池於此。亦奚暇計及乎。翁曰。然則略啜溫茗何如。瓦斯里曰。斯乃所願。遂顧尼起打曰。稍延亦無妨。有月光映雪。斷不至於夜黑如漆也。今且啜熱茗去。尼起打曰。幸何如之。

瓦斯里遂從翁進內。尼起打亦由他門從少年領車馬進車廠。時車廠中有牝雞孵